

Thinking of Old Pals

忻尚永

今日是五月十五日，我在上海參加了國際禮拜堂的主日崇拜。由於今日被定為 Global Prayer Day，又是聖靈降臨節，崇拜的程序重點，放在為各方面祈禱。今晚夜闌人靜之際，我上了培正的同學會網頁，隨意地去翻看一些上世紀的各屆同學畢業相，嘗試想起 1962 年在培正的光景，校長老師們的模樣。不期然地又上了基社的網頁，翻看一下過去幾年我們的活動。看到一篇關於歡迎林偉江胡蕙莘合家歡的文章，讀了一段又看到有我女兒的照片時，才想起是我自己的劣作，我就笑了出來。上星期過了虛齡 50 的生日(註：國內大多講虛數)，記憶是真的退步了。

那晚，林偉江的老友羅蔭權和太太亦有出席，大家都談得好開心，美味的海鮮，想起都仍有齒頰留香的感覺！自然地，想起了在蔭權一家消失於海嘯後，有一個周末，我們有幾個同學返回培正的一個課堂，為他們一家的平安和家人禱告上帝，亦同時為我們當中的同學們，求主為他們安排接受救贖恩典的機會。

時間匆匆，從蔭權在同學日的周日返培正出賽籃球，又有五個月了。大家都知道他離開了我們，但好像沒有一個機會，讓大家去懷念一下他在我們心中的記憶，舒散一下那幽幽的離愁。不知道同學們有無如此的感覺呢？

我和阿蔭在中學認識，不算得是死黨，但也時常玩埋，大家亦有相同的英文補習老師 Mr Piper，好像也一齊到數學老師家裡補習。在 1975 年我轉校到 UC Berkeley，大家又見到面。那時，阿蔭已開始專心鑽研學問，每晚總會在飯後到物理系內的一個小圖書室做功課溫書，我亦有時撈過界，由化工圖書館過去和他一起，好像還有勤社的王永雄。阿蔭和一大班培正人住在高年班為主的 Co-Op 宿舍，而我一個人在校外住公寓。他們總會一齊去宵夜，我性格不埋堆，也就沒有和他混得很熟。其實回想起，可能因為阿蔭發放出一種鑽研學術的一些崇高境界的氛圍，讓我這種在人前嘻哈的個性，有些點兒不自然，所以友情並無因為他鄉遇故而增長。那個年齡的人，總是有個性的！

再和阿蔭碰頭，可能是這個世紀的事了。大家頭髮都少了些，他那種尷尬的笑容，卻沒有隱藏到相識 30 幾年的感覺。那夜在利苑海鮮晚飯，大夥兒都談得盡興。我還時常和朋友們提到我失業，可以去搵阿蔭讀

研究生課程，拿那\$15,000 的資援。一場天災，把我心底裡這小小的盼望和幾十年的老友，吞噬到無影無踪！多少的學問功夫，亦已成為絕唱。我的心流淚了！

今午祈禱的時候，我們為身邊的家人朋友，祈求上帝給予我們力量，將永生的救恩帶到他們手中，我想起了阿蔭，我想起了為他而開的祈禱會，亦想到了各位基社同學。願上帝祝福你們！

